

一九九八年復活節，我接受了主的洗禮，從一個無神論者，跨越成為一個基督徒，這是主的恩賜。有了這個恩賜，之前幾十年發生在我生命中的一些迷惘之事，都被解開了，爾後每逢想起這些往事，我不再害怕了。

我出生於中國山東省一個農民的家庭中。聽母親說，我從一歲到五歲時，每年的舊曆年關，總是發燒耳後長疙瘩，攪得全家過不好年擔心害怕，為此看過很多醫生，吃過不少的湯藥、成藥和偏方，甚至祖母和母親求過仙、拜過佛，請過走街穿巷的相面和算卦先生，也沒能阻止病情的發作。因此家人一度很悲觀，認為我可能是短命的。後來一位親友介紹了一位已經不出診的八十多歲的祖傳幾代的老中醫，為我進行了切除手術，從此長疙瘩的病好了，手術後的疤痕至今在左耳下還殘留著。

小學五年級，快放暑假了，我和班上的四個同學去護城河游泳，一個同學不慎滑入深水中，他不會游泳，眼看要淹死，我們中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學會游泳，他不敢去救他，我去救他。當我接近到被淹者時，他一把抓住了我拼命地往水下拉我，而我拉不動他，我心想我也得淹死了。說時遲，那時快，在迷茫中，好像有一種力量，猛地把我們推到了淺水中，我們得救了。當時我心跳得厲害，非常後悔，從此我再也沒敢去那河裏游泳了。事後我把此事告訴了母親，她立刻就拉著我在院中的香檯——過年節跪拜祈求神的地方——燒香，向救我的神感恩。

初中一年級暑假，我回到農村老家。一天下午我揹著草籃子去村外野坡割餵牲畜的青草。我走進離村較遠的一片高粱地中，那裏偏僻草多，因光顧割草，沒有注意天氣驟然變化，當天空變得「黑雲壓城城欲摧」，傾盆大雨落下時，我驚呆了，揹起草籃子急不擇路地往家跑，地裏水很快就淹到了我的腳脖子，因害怕跑得急，猛地摔倒在泥水中，割草的鐮刀坎到了我的右臂肘上，割了個大血口子，血水兩水流淌著，我捂著傷口，在滂沱大雨中回家。傷口感染了，我發了高燒，昏迷了多日。之後的幾個月，看過多位醫生，傷口老是不能癒合，最後找到濟寧市郊的一位何老中醫，他以一種自製的黃色藥粉，又口服、又外敷地治療，我才得以痊癒，時間拖了八個多月，我因此耽誤了一年的學業。

一九四七年我在山東濟寧市上中學。六月底還沒有放暑假，共產黨解放軍包圍了濟寧並攻打，守城的是國民黨的軍隊。我們三個農村的學生沒來得及回農村老家，被困在了學校，此外還有學校傳達室的夫妻倆。為躲避城外軍隊打進來的炮彈，我們五人挖了個地洞藏在裏面。共軍圍攻了八天，沒有攻下城就撤退了。撤退的前一天，沒有了槍炮聲。那天上午我們三個同學爬出地洞，去操場邊上一個花園的壓水井打水，在離井幾步遠的地方，忽然飛來一顆子彈，正擊中一位同學的胸部，他當場倒下，血流滿地，我和另外那位同學不自覺地都趴在了地上，一時覺得我們也可能要死了。眼前那一幕突如其來的慘景，在以後的多年中，仍常使我有不寒而慄之感。我曾想，那一顆子彈要是射中了我，又會怎樣呢？有一段時間我心裏很不平衡，後來我只好找到一句自我安慰的話「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才逐漸心安起來。

一九四八年濟南市（山東省省會）解放了，我在那裏上大學。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們大學生，隨中共山東省委派往全省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工作隊，參加土改工作。我去的是山東省銅北縣（現為江蘇省銅山縣）農村。一九五一年舊曆年剛過，我在村裡因感冒發燒，患了急性肺炎，昏迷一星期，當時醫生說，唯一能救我命的，是注射盤尼西林。事後聽說，當時全縣只有三針盤尼西林，而且只有縣級領導人需要時才能使用。因為是土改時期，土改工作隊長任縣長、原來的縣長為副縣長。我的病情報告了隊長，經他批准，給我用上了盤尼西林，我的命得救了。事後同事們說，我真的算是死裏逃生，大難不死了。

一九五一年我大學畢業，去濟南私立黎明中學教書。這是一所天主教會的學校，很多教師和學生都是教徒，但我不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中國進行了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這之中我因在天主教會學校當過老師，學校裏共產黨組織懷疑我是天主教徒和我的歷史，因此把我定為反革命，進行關押、批鬥和強迫勞動改造達五年之久。在關押中，我幾次被打幾乎致殘、致命，我的右腿被打癱過，胸膜被打得發炎、積腹水，下嘴唇被打爛，右臂肘被打裂，這些傷痕現在還在。每想起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死亡隨時都有可能降臨到我的頭上。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患了尿路感染發高燒，住進濟南市立中醫醫院（我們大學指定的醫院），住院兩個多月，最後經腫瘤醫院驗血和作 CT 等多項檢查，確診為攝護腺癌。檢查結果報告出來的那天是舊曆的臘月二十四日。當時我思想鬥爭很大，快過舊曆年了，我耽心家人承受不了這個可怕的結果，當時我沒有說，過了年，正月十六日我才把真相告訴家人，他們驚呆了，我太太急得馬上聯繫山東省最權威的山醫大附屬醫院泌尿外科做切除手術。我入院兩週，在病房中看到手術後病人的情況，我對動手術退卻了，雖然家人和親友力勸我動切除手術，但我堅持沒有做，對我的決定，就連該科的主任和醫生們都覺得不可思議。這期間，差不多和我同時檢查出攝護腺癌的，還有我的一位同事的父親和我的一位大學的同班同學，他們都先後動了切除手術，之後他們都只活了兩年多就過世了，而且都是在病痛中煎熬到過世的。聽到他們逝世的噩耗，我很感傷。我曾想，如果他們不動手術也許還活著，如果我動了手術，也許一樣的死去，這是我的慶幸嗎？回想當時我只是由於在病房看到手術後病人的痛苦而畏懼，我拒絕了動手術。是「畏懼」救了我嗎？畏懼又是什麼呢？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日女兒為外孫辦了移民，我和太太帶外孫來美。三月女兒查出胃癌晚期。女兒患病中，天主教會給了我們很多恩惠和關懷。在天主的感召下，一九九八年復活節我領受了主的洗禮，成為天主教教徒。受洗前後我一心向主，每個主日，我望彌撒、聽信仰講座，參加查經班，在天主聖言的啟示下，我逐漸明白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多次遭受生死關頭的危難都化險為夷，究竟是怎麼回事。長時期我找不到答案，但是信主之後，答案我找到了，這是天主給予我的生命恩賜，我要感謝天主。

我相信天主是全能者。只有天主知道，我的人生中為什麼會發生了那些事，今後我的人生中，還將會發生什麼事。生命是自己的，但並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是天主掌管我的一切，

因為生命是天主給的，生命中的一切是祂准許的，也是祂的旨意。這是我對天主的信仰，這個信仰解決了我生命中的遺憾、煩惱和痛苦。

一九九九年五月女兒過世，我一時悲慟欲絕。當我自問，我為什麼會遇到這種事？為什麼？為什麼？不為什麼，這是天主的旨意。我明白了，我服從了，我的心漸漸平靜了，我要化悲慟為信服，為女兒禱告祈福。生命是天主給的，我要珍惜它，我要讓它平安快樂地活在這個世界上，這是天主賞賜的福祉，我有什麼理由不由衷地慶幸和感恩呢？死亡也是天主准許的，但它不是生命的結束，而是生命的昇華，我也要順從和安然面對，這是我們應有的信德。讓我們來光耀天主的旨意吧！

（2011年七月於洛杉磯家中）